

## 疤

「喂？」

「怎麼了？」

母親打來的電話。現在是凌晨兩點。牆後成群男女花天酒地的嘈雜聲靜默了，差勁的隔音頓時也變得無關緊要。

「.....好。我明天回去。」

手機屏幕剛黯淡下，血液似乎濃稠的流不過指尖，「噙——」腦子有什麼堵住了，呼吸越發急促，汗水從額上的毛孔一滴一滴滲出。早已冷卻的廉價即溶咖啡灑出了些，我有些無奈的擦乾，看著被咖啡漬染黃的上衣，疲憊感迅速暈染了房裡忽暗忽明的桌燈，我決定先逃避，將無所適從沒如夢鄉。

隔日，我扛著一身浮腫與黑眼圈，搭著火車踉踉蹌蹌的前往家鄉。上次返家是去年的早春。我伐著步走向深鎖著過往記憶的小徑，碎石零散無序的攀在起伏不平的斑駁柏油路，回憶中的老藤扒著紅磚牆，青苔與水溝的氣味交雜，不是那麼融洽，卻也不惱人的臭味。與我離家那時毫無變化，沒有抬頭，循著過去前進，走著走著，卻走出無比陌生的感覺。

離家不遠處，我看到母親駝著背在門口站著。可能，是在等我。

母親皺巴巴的。

不是人老的自然皺紋，而是燙傷的痕跡。遍佈滿身的皺摺，除了她的左臉，像是螞蟻在身上密布，千隻、萬隻的螞蟻，來來回回，在她的身上蛀蝕，築巢，鑿著皮膚，甚至骨髓，那是被油燙傷的。習慣了，看著這樣的她。

到家後，我潦草的辦了後事、上了香，吃了簡單的晚飯，樸素的醬油炒飯，在這風扇嗡嗡作響的小房間裡睡了一晚。老房角落的墨綠酒瓶氤氳著不復存在的清脆破碎聲，與窗外依稀的潺潺溝水、蟲子的振翅鳴啼，交合。即使離去，還是緊緊在屋內各處乾涸的褐色印記中生根。

早晨，不知是鄰家的雞鳴亦是熟悉的焦躁感使得我睜眼，一層薄汗覆在身上、臉上，就像清晨的露，卻不那麼清新、爽快。一頓粗糙的早飯與一炷香後，我與母親告別。

她沒說什麼，但臨走前，問了我一句：「你什麼時候再回來？」。我皺了眉頭，從喉嚨深處硬是嘔出冷淡的隻言片語，說沒時間，很忙，工作排得很緊湊，下次什麼時候有空也不確定。

我暗暗想著這該死的語氣會不會讓母親難堪，卻愧疚沒辦法給母親回鄉的承諾，又惶恐我懦弱且不成器的那塊早已被挖掘，被嫌棄、厭惡，於是我用話語推開母親。

而她只是淺淺的說，多吃飯，有時間再回來，沒辦法就算了，要照顧好自己。

我沒直視母親的眼睛，怕她蒼老的眼角或許泛著淚光，也怕我看著看著，就再也無法將冷漠的自己拼湊起來。

我再次搭上火車，匆匆的，也亂亂的。

我一路低著頭的走，慢走，快走，然後奔跑地跑進我住的公寓。

我揣著墨水快見底的筆草草替父親的遺產處理簽字，手機不規律的拋出響聲，就像少了停止鍵的鬧鐘，我知道那是什麼，是不曾記得稱謂的親戚自以為是，是上司在叨絮遲緩的進度，是無痕的傷疤在發炎流膿，是無奈在侵蝕腳邊，無聲無息的把我逼回過去。

那天，門鈴響了三次，有時不只是震耳的鈴，還有拳頭或是某種硬物敲擊門板的碰撞聲。我總屏著呼吸，縮進老舊衣櫥的角落，讓厚厚的衣服及塵埃作為我的保護色，用霉味掩飾我腐敗的氣息，將我的存在從這三坪不到的空間裡抹去。我怕被人發現，被所有人。我總擔心這脆弱且腐朽不堪的小小城牆崩塌，而我被毒辣的酒精融解成一灘散發惡臭的淤泥。

零點左右，不知名的庸俗樂曲交織鄰居粗魯的嗆聲一如既往的迴盪在午夜藍中，我愣愣的看著指針推動，想著母親，她皺巴巴的身體，醜醜小小的背影。母親是被油燙傷的，保護六歲的我不被熱油傷害，毫不猶豫的擋在我身前。像是被蟲啃蝕的皮肉，因灼傷而破壞沒幾根髮的毛囊，小小的，醜醜的，我的母親。

小時候，我不敢陪母親出門上街，也不敢讓母親從學校接回家，怕被嘲笑，也怕被同齡玩伴數落，母親做得飯很普通，沒有多餘花俏的調味、手法，以及履歷比我家地址還長的食材，做家務是仔細卻很慢，母親不擅長做大多數的事。我沒什麼印象她笑得開懷，可能是因為刻在腦海最深的一直是她坑坑洞洞的皮膚。

我上大學前，母親在家大部分時候都戴著口罩、裹著俗氣的高領內衣，她大概不想讓別人盯著她的疤，很多時候她只以左臉對著我們。我曾猜測她是自卑感作祟，才把自己醜陋的臉從周遭目光中抽離。但約莫從我離家唸書起，她許是釋懷了，把遮掩著傷痕的布料們通通捨去，蟻巢直接暴露在陽光傾瀉下。

「鈴——」尖銳的鬧鐘一把掐醒我，將我自對母親的念想扯回。外頭輕淺的暮色仍尚未褪去，晨曦只撇了一角，隱約能望見霧霾稠悵的懸在空氣中，我倉促的收拾著行囊，準備為沒多少可能性的未來挖鑿一縷苟活的光亮。躊躇著挪動門把，冷冽的黎明滲入這狹窄空間，從當時初來乍到，到臺北陰冷的吐息已成為慣性，我始終都用背影在向前，腳踩著漆黑人形，是我，也是母親。

瑣碎的日常在北上後一如既往的運行，沒有出乎意料，繁複的數字規律著平穩，將衣領下雜亂無章的疤們粉飾的近乎完美。在我用敲擊鍵盤的頻率來迂迴返鄉後的矛盾情緒，一串不存印象的數字出現在碎裂螢幕上。

通話內容簡而言之，父親生前把老家的舊屋拿去抵押，敗者再次輸掉籌碼，而附屬的殘次品則被迫與之拆分。辦公室的燈一盞一盞的熄滅，下了班，拖著疲憊的影抵達前些日子才到過的車站。母親被碎花口罩及高領衣物捆得腫腫的，手上提著用紫紅縫補過的土黃色行李袋，身上的螞蟻被驅入蟻巢，雖然已看不見疤，但母親的俗卻在人來人往中一覽無遺。

轉身嘆了口氣，把嫌惡與羞愧嚼碎後再次嚥下，我低著頭朝著不知所措的母親走去。回租屋處的公車上，我沒說話，母親也不敢吱聲。十八分鐘的車程，在大城市的熙攘間穿梭，一紅一綠、一青一紫，霓虹著母親與我的疤。

將母親安置在我臺北的狹小巢穴，本就稀薄的空氣似是更難已灌入肺臟，在堆積著灰與霉的廢紙及瓶罐中，我在地上鋪了沾著濕氣的涼毯。母子倆在燈光昏暗中搖曳著字句，卻誰也沒有將話語吐露，尷尬在房裡生成壁癌，疤又開始蠢蠢欲動。明明是面對面的席地而坐，卻只看得見皮肉上的蟻群肆虐。

過了許久，母親開了口。「對不起啊。」

我愣了幾秒，時隔多年，又讓母親道了歉，創口彷彿被再次撕裂，碎玻璃從背脊上鑽出。當初拋下怯弱的母親，我獨自逃離的前一夜，母親說了對不起。甚至更早之前，不知是否該稱父親的人拿熱油澆在母親骨肉時，母親也將我死命護在懷裡，顫抖著擠出無數個對不起。

早就結痂淡去的傷疤又疼了起來，我與母親都哭出了聲。這一宿，我仍然沒有回應母親的一句道歉。

而後，再次與母親同住的生活。一同相處的時光像兩滴輕點湖面的漣漪，即使不那麼情願也緩緩推進著。不論我起得再早，微曦都還沒灑上我的髮梢，母親總準備好早飯靜靜的在屋裡的一角等我。霉黴與蜘蛛網不知不覺從我家消失，陰暗的窗口開始有翠鳥駐足，這狹窄空間好似空曠了些許。

我漸漸主動找母親攀談，拋出一些可有可無的問題。「晚餐吃什麼？」、「要幫妳買些東西嗎？」之類，母親起初還有些錯愕，總用夾雜膽怯的客氣給予我答應，不過，隨著對話的次數增加，母親的語氣也柔和、自然幾分。有種預感萌芽，支離破碎的我們以緩慢的速率互相縫合彌補著。

然而這支新芽在還未茁壯時，便迅速的腐朽凋零了。

因季節轉換的干係，母親密佈疤痕的頰上又增生了一粒一粒紅腫發癢的疱疹，其實這些疹子並非多嚴重的病，只要按時抹藥、保持乾爽很快就會復原。但醫生囑咐，這段期間內，母親需摘去口罩及避免用層層衣物捂住坑疤的皮膚。

傷痕赤裸裸的曝曬在目光下，我再度別開母親的眼神，母親察覺我的異狀，也開始躡手躡腳、讀著臉色的度日，那委屈的模樣讓我想起兒時的我，發出一點噪音就會引來父親賞得巴掌，彷彿不是親生骨肉，而是在穢物上苟存的螻蟻。

我才發現，這不長的時光中，我以為母親的疤痕正慢慢淡去，但它從來都不曾修復，而我排斥的舉止，日復一日的刨著母親的疤。

「妳以後都不要戴著口罩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你不是不喜歡……」

我沒有回應，但我對上了母親的雙眼。

默默的，我收拾了房裡所有的口罩，恢復與母親相敬如賓的日子。或許我們現在只能淺嚐著刀尖上的幸福，即使兇手已逝，小小的疼痛仍存在於疤痕，但與母親共處的時間會持續推進。即使我們還是不夠坦承，無法療癒傷疤，但褪去了口罩束縛，我們學會用傷口呼吸。